



## 长河挂山前

◎陈顺源



## 有一种际遇

◎宋继高

有一种际遇,说出来,你们还真别笑我。快七十岁的人了,当过兵、做过记者,北京、深圳没少去,上海、苏州常年打拼,也算见过世面的人。可不知怎么搞的,这一走出国门,胆子变小了,甚至有点儿怕兮兮的。

在还没出发前,身边几乎所有认识的人,特别是那些出过国的人,都会叮嘱:出去一定要小心,护照、钞票分开放,最最讨厌的是万一护照被偷了。为此,我还另外准备了两张照片,好像我真会被偷了似的。

走出国门后,又被同行的领队、导游反复提醒:注意安全,防止被偷盗,防止丢失,重要的东西随身带。更要命的是,每到个国家,中国大使馆就会发来一条短信,内容类似这样:在克罗地亚期间,提醒您尊重当地风俗习惯,文明出游,入乡随俗,遵纪守法,规避风险。请注意疫情防护。下载“中国领事”App了解更多信息。客服报警电话:192。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+86-10-12308/65612308。驻克罗地亚使馆领保电话+385-1-4693019。

这样的提醒收到好几次。他们是好意,这就更加加重了我的紧张程度。还好,我准备了两只包,一只双肩包、一只斜挎包。一到目的地,只要外出,我就把大行李箱放在宾馆房间里,把小黑包放进双肩背包中,往身上一背。平生第一次背这种包,对镜照照,也没什么不好看。这在过去有点儿抗拒的事,时过境迁,也就顺其自然了。

到了一个地方,例如吃饭点,我会卸下双肩背包,拿出放在里面的小黑包,检查一下护照和钱包,确定在呢。把双肩包留在车上,把更重要的小黑包往肩上一挎,随队而行。还是在当兵

时,身上会斜挎一只军用包,此后五十多年时间里,很少再有这样的经历,现在一出国,又挎上了,像小学生似的走东跑西。

尽管如此,内心还一直有点紧张兮兮的。每到一地,防偷防盗防抢防丢失,成了头等大事。下榻在伊斯坦布尔的艾丽西姆酒店,一进门,反锁无论如何也锁不上。到前台,与一个大堂经理模样的胖男子比画半天,那男子大致明白了我的意思,派一个穿黑色背心的员工随我上楼。我打开门,在反锁位置动作了几下,锁不动,那男子也试了几下,还是锁不动,对我摊开双手耸耸肩,那意思是说,你看,我也没有办法。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,突然好像有了办法,他把挂在门后面的两块牌子中的一块拿出,往门外把手上一挂,冲我笑笑,走了。我也不知那牌子上是什么内容,想起手机上的翻译功能,连忙一扫,那上面的字母立即变成四个中文字:不要进来。真令人啼笑皆非。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国内宾馆常见的“请勿打扰”。但我觉得门口挂着这样的牌子,实为中国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翻版,我还是把它收回房内了。

尽管没发生任何不测,但警惕性还是无所不在。

三天后,我们来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,下榻摄政萨格勒布酒店。习惯性关门,反锁,可没有这样的装置。再一看,有链子可拴,放松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把防盗链挂上后,按理我可以定神休息了。可我偏偏又没事找事,想试试防盗链的效果。我伸手把门向后一拉。这一拉,你知道发生了什么?只见固定在门框上的防盗链另一端,不费吹灰之力,竟连根脱落,仔细一看,貌似坚固的拴铆只是象征性地钉在门框

表皮上。原来,这个防盗装置只是一个摆设而已。

坦率地说,内心紧张的不只我一个人,出国的如我等之辈,内心里都不太轻松。

有一天早饭后,我看到另一支团队正准备登车出发,有一个人突然大惊失色:“我的小包呢!我的小包不见了!”声音不是很大,但还是把同行者们都吓到了,大家都有点紧张起来,可能他那只小包内装有护照,这个丢了,补办要耽搁时间。那人急急去找,随行人中有几个也跟了过去,不到十分钟,那个人笑咪咪地回来了,身上正挎着那只小包呢!

好在,已近尾声,过了克罗地亚,来到塞尔维亚,谒见这个民族伟大的英雄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铁托之后,经多哈飞往杭州。25号下午,我们就要回国了。

此次五国之行,我想告诉朋友们的是: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时难。团结起来胆子大,走遍天下都不怕。现在想想,那些独行客、孤旅、穷游的人,可称为英雄。

在国外,领队或团长很重要。一个有能力又热心的领队或团长,可让大家省很多心。我就遇见了这样的领队,他们是宫先生、顾先生和吴先生,一次相遇,成了心灵相通的朋友。

导游很重要。我们有幸遇到两个好导游,土耳其的导游凯撒学识渊博,后来陪我们走四国的导游潘先生细心周到,没有一个导游劝我们购物或把我们带向购物区。

我们走过的这五个国家,加起来还不到中国的一半大。总体而言,不比中国强,甚至还有些差距。有一种际遇会让你明白:走遍天下,还是中国好!中国人最显著的一个特点,就是勤劳与善良!而勤劳可以创造财富,善良则可以通行天下。

## 写作的难度都是自找的

◎李新勇

十多年前构思了一部短篇小说,写一个结婚多年却生活在虚幻中的女子,被偶遇的理想情人打碎虚幻、从此脚踏实地地生活的故事。作为一个将“把故事讲好”视为是对读者最大尊重的写作者,请相信我的叙述能力和驾驭能力。标题我都想好了,叫“透明的琥珀”,意思是每一个人看似透明,仿佛能看到内心,实际上,自己的内心永远不可能让别人看清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是不可能通过挤压而拉近或缩小的,一旦强行挤压,要么两败俱伤,要么破碎一地。

构思完毕,我发现,这个故事还只限于“理想”和“现实”,只限于个别女子,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。故事跟小说的区别,就在于故事就是故事,是“故事会”那样的故事;小说之所以叫小说,在于小说不仅在讲故事,还有更多超越故事的内涵、精神和气质,也就是说,小说建立在故事的基础上,比故事更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,多了一些艺术的呈现和表达。于是,我把这个勉强写下来也可能发表的小说搁置一边,时间一久,就把这小说完全忘记了。

直到2021年深秋季节,偶然翻出这个小说的提纲,发现能写了。从2003年到2021年,18年时间,沉积在中间的不仅是人生经历和世事变迁,更重要的是,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也有所长进,人生观、世界观也不断深化和拓展。只用了半个小时,我就完成或者说完善了这部小说的构思。分三条线索,一条是虚幻女子遇上所谓的理想情人;第二条是古典主义或者说书本上的爱情与现实爱情、婚姻家庭与“一夜”的悖论;第三条则是显性而不容易写好的、关于人生的围猎和救赎的激流险滩。

第一条线索是18年前的故事,很容易完成。第二条线索则是有难度的,男主人公吕卖是个在各地讲明清文学与养生关系的冬烘先生,他课堂上的大量桥段来源于《金瓶梅》,他视糟粕为精华、化腐朽为神奇,在养生“养性”的课堂上摇曳多姿,让听众如痴如醉。女主人公树云原本是个坐享清福的家庭主妇,她热爱明清文

学到了把自己想象成董小宛和柳如是的地步,她的丈夫是个理工男,她做梦都希望遇到一个能跟她诗书唱和的风流倜傥的才子,在接近吕卖之初,虽然是受猎头老手蒋隐的指派,却也有心甘情愿的成分。小说巧妙地穿插了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,在小说中,凡夫俗子口中象征爱情的古园,却被树云的分析定格为悲情之园;言下之意,吕卖不是冒辟疆,树云不是董小宛。

第三条线索的难度更大。猎头蒋隐看中吕卖这个卖嘴先生的经济价值,打算以“桃色事件”相要挟,迫使吕卖入其窠臼;吕卖的妻子为了顺利通过答辩,也对好色的导师打了“桃色”牌;吕卖跟树云“一夜”之后,树云怀孕,貌似罪证坐实;树云在走向真实生活的过程中,因迫切想养一个孩子,而隐去吕卖的荒唐不经。“人在江湖,要么围猎别人,要么被别人围猎,不管是围猎还是被围猎,都说明你这里有他需要的东西,他那里有你需要的资源。”这样的话题,在俗世社会屡见不鲜,但要用一个短篇小说来表现,确实是难度极高、极具挑战的事情。

三条线索像三根绳索,合理而且无缝地绞合在一起,形成一部浑然天成的小说。

思考成熟后,用一周时间,我完成了这部不到一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。标题之所以叫“秋风席地”,不仅因为小说的时间设定在深秋,还因为秋天更能够渲染烘托猎杀氛围。为增强艺术效果,从第一句话开始,我就对语言格外苛刻,我希望小说中的每一个句子都配得上这部短篇。写完回过头去看,前面所有目的都达到了。没有骄傲,没有张扬,只有心安。唯有这样,我才感觉对得起那些花一个小时时间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,也对得起这部小说。

小说是随意而为吗?从来不是。无论长短,每部小说都会经历这样的历练和淬打过程。在我的书案上,像这样当初只写了个提纲、等待历练和淬打的小说还有几十篇。要让每一部小说都对得起读者、令作者自己满意,这是有难度的。但小说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恰恰就在这里。